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### 第五回 左黠兒廟中偷酒 賈道士樓下迷花

讎報讎兮冤報冤，冤冤相報枉相纏。請君莫作冤讎想，處處春風自在天。

話說左癩兒想起自家五體俱足，只為一箭之故，做了個癩子，行動時右長左短，拐來拐去，好不像樣，此讎如何不報！婆子道：「冤仇宜解不宜結，你自不小心，把個破綻露在別人眼裏，受這一場苦楚。天幸與嚴半仙有緣，救得性命，就損了一足，不過外相。當初七國時孫臏軍師、唐朝葉師德丞相，也都是個跛子，便說上界八洞神仙，也有個鐵拐李在裏面。我兒，這個不足為恥。」因提起嚴半仙三字，猛然想起他囑咐之言，不覺淒然流淚。癩兒道：「娘，我依著你說話，不記懷便了，你卻為何掉淚？」婆子道：「凡得道者，神不能制，鬼不能禍，人不能傷。我等身無道術，只是裝點人形，幻惑愚眾，少不得數有盡時。萬一此後再有三長兩短。終不然靠著太醫活命。況且嚴半仙說，我兒女俱有災厄，不知到底做個什麼散場。」因把半仙勸他尋師訪道的一席話，細說一遍。說得兩個兒女毛骨悚然。

當下婆子便要離卻土洞，出外求道。癩兒媚兒，也都願跟隨。三個就商量道那一路去好。癩兒道：「只有東京汴州，乃當今皇帝建都之地，花錦世界，人煙稠密，多有異人在彼。」婆子道：「這般繁華去處，怕你們心神不定，惹出什麼是非來。我聞得郢州一帶，有三江七澤之勝，你家祖公公傳下四句道：要做法中王，除非到沔陽；要出法中弄，除非問雲夢。雲夢是兩個澤名，正在沔陽，萬山環繞。聞得其中有個白雲洞，乃天書所藏，有白猿神守之。我等道法因緣，若到彼處，心有所遇。」癩兒道：「常言出處不如聚處。東京是三教聚集之所，若到那裏時，便不能夠傳道得法，看也看些好景致、吃也吃些好東西。」婆子道：「恁樣話就不是專心求道之人了。」媚兒道：「此去郢州甚遠，哥哥現在一支腿不方便，要他跑許多路，不知何年可到。依我說得，如打永興一路去，那裏有西嶽華山，是陳搏先生修行之處。我們一來在聖帝前燒炷香，二來訪陳先生，求他的五龍蟄法。其餘終南、太乙、石樓、天柱幾個名山，都是神仙來往所在，次第去遊玩訪尋一番，就是東京也七八近了。到了東京，又商議郢州路道，卻不是一舉兩得。」這癩子聽了此言，正合其意，連聲道：「妹子說的是。」一力攬掇，婆子點頭允允。

當下癩子扮個村農，媚兒扮個村姑，老狐慣扮做老貧婆的，自不必說。離了土洞，望西京一路而來。此時正是二月初旬天氣溫和時，但見：

真山真水，名草名花。灣環碧浪，幾行嫩柳舒眉；森聳青峰，數樹夭桃露頰。雙雙粉蝶翩翩，對對蜻蜓點水。乍晴乍雨養花天，不暖不寒遊玩日。踏青士女歌連袂，選勝遊人醉舞羅。

話說媚兒雖扮做村姑，自是妖麗。這癩子行步不便，別人兩步，他只一步，不時的落後去了，走不上十來裡，便要歇腳，娘女兩個，只得隨他。每遇歇息處，村中女眷們，張姑李嫂，互相喚呼，聚集觀看，都道：「這個老貧婆，到有恁般好女兒，若肯把與人家做媳婦，百來貫錢鈔也肯出。這癩子不知是他什麼人？」也有說：「這癩子必是老婦人的親兒，這女子一定是養媳婦。」又有多嘴的，上前問他，才曉得是哥妹，便道：「一個店兒，搬出兩樣貨來。同是這老婦人肚皮裏出來的，男的恁醜，女的恁俊。」亦有輕薄子弟，故意盤問搭話，捱捱擠擠。媚兒也到老成，總不理他，以後纏得不耐煩，只揀靜僻所在方歇，一日只好行得五六十里。他三個本是個狐精，飢餐花果，渴飲清泉，夜間揀長林茂草中便住宿，路上就擔擱了幾日，不為大事。不比做人出門，便有許多費用。就是日裏吃一碗稀粥，夜間一條草薦，若沒有幾文錢鈔在腰裏也盼不得到手。說到此處，反是畜生便宜。

三個狐精行了數日，且喜都遇卻晴和天氣。忽一日颳起大風，濃雲密布，降下一天春雪。原來這雪有數般名色：一片的是蜂兒，二片的是鵝毛，三片的是攢三，四片的是聚四，五片喚做梅花，六片喚做六出。這雪本是陰氣凝結，所以六出應著陰數。到立春以後，都是梅花雜片，更無六出了。這癩兒好天好地兀自一步一顛，況遇著恁般大雪，越發動彈不得，只管叫苦叫屈。婆子道：「此去離劍門山不遠，那裏好歹有個庵院，可以安身，說不得再捱幾步去。」當下摘些樹葉頂在頭上，權當箬笠遮蓋。癩兒也不免把著滑，逐步捱去。約莫又走了兩個時辰，看看望著劍門山相近。劍門乃五丁力士所開，有「西江月」為證。

大劍插天空翠，嵯峨小劍連雲。天生險峻隔西秦，插翅難飛過嶺。

一自五丁開道，至今商賈通行。蜀王空自鑿凶門，畢竟金牛沒影。

未到山下，只見前面林子裏，隱隱露出紅牆頭出來。婆子指道：「到這個所在暫歇卻不好？」三個努力走上前去，看那金字牌額原來是座義勇關王廟。前面門道三間，中間朱門兩扇，半開半掩。捱身進去再看時，右一間塑個掙彊軍漢，控著一匹赤兔胭脂馬，左一間豎起一道石碑，兩旁都是柵欄。第二層正殿三間，極其宏麗，一帶朱紅桶子閉著，殿前右邊，砌一座化紙的大火爐，左邊設一座井亭，四圍半牆朱紅欄杆，只留個打水的道兒。婆子道：「殿內必有道流居住，我們莫驚動他，只在井亭上安歇些時也好。」幾個走進亭上，只見中間是個八角琉璃井，兩旁設得有石凳，三個剛才坐定，這雪越下得大了。癩子道：「這天也會作弄人，又不是臘雪報豐年，沒要緊下著許多做什麼，我們也好沒來由，那見得死期便到，尋什麼師，訪什麼道，如今受這般苦楚！」婆子道：「當初達摩祖師面壁九年，藤蘿穿膝也只不動，那九年之內，不知受了多少雨雪，終不然有房子蓋著他。這兩雪是大概天時，那在為你一個，你卻抱怨他，不是罪過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聽得大門呀的一聲開響，癩子便向柵欄漏空處張看，只見外面走個人進來：頭上裹著破唐巾，身穿百補褐襖，腰繫黃繩，腳曳草履。你道是誰？正是本廟管香火的老道人。那人一隻手拿著雨傘，一隻手提著一個纏絡的大瓦罐子，約莫容得五六斤酒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出家人卻把酒當性命。這般大雪，要我村裏去買這膿血，跑上了許多路。老天有眼，只教他吃了肚痛！」一頭說，一頭把傘和瓦罐子放下，卻抬那大門環子去撐門。癩子心裏想道：「正在寒冷，得些酒吃也好。」這癩子常時只是懶，到此偏健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出了井亭，做三四步拐去，早把那酒罐兒提起，嘴對嘴骨咯咯的咽將下去，吃一個不亦樂乎。老道人聽得聲響，回頭看見，大喝道：「那裏窮鬼！來在這裏做賊偷酒吃，我辛辛苦苦向村裏多少路買得來，你卻見成受用！」癩子忙把酒罐放下要走，被道人劈面打上一掌，打個翻筋斗，爬起來，拐著腿，向井亭亂跑。道人捨，趕到井亭裏面，只見娘兒女兒，一窠子坐著。那婆子慌忙起身，道個萬福，說道：「我娘兒三口往西京省親的，路上遇了大雪，權借此躲一時。我這村兒是個憨子，著老媳婦賠禮，莫計較罷！」道人正變著臉，還要發作幾句，一眼看著婆子背後，遮遮隱隱站個俊俏的女兒，心腸就軟了，把這股熱騰騰的氣，撒向爪哇國裏去了。忙改口道：「你兒子忒不通理，做出恁般手腳，既是憨子，也罷了。只是吃去好多酒哩，怕裏面師父問時，你老人家照樣答應則個。」出了亭子，復身向前面柵欄邊取雨傘，拍乾夾著，提了酒罐，望大殿東廊下，嘻嘻的帶笑而去。

這裏婆子向癩兒埋怨道：「你直恁貪嘴惹禍，天罰你帶個殘疾，若生下兩隻快腿，連這石井欄都偷去換酒吃了。」媚兒取笑道：「只這翻筋斗的本事，也換得酒吃。」癩子笑道：「雖然翻個筋斗，落得肚子裏比你們暖和。」

正在說話，只聽得廊下腳步響，裏面走個後生道士出來。原來這廟中有個老道士，姓陳道號空山，年紀雖不上七十，得個痰火症，終日靜養，吃飯痾尿，都在房裏，再不出門。只這後生道士，便是廟主，他姓賈道號清風，年方二十四五，雖是羽流，平生有些毛病，專好的是花酒。因這劍門山是個險僻去處，急切要見個婦人之面，也不能彀。聽得老道說，有個俊俏村姑，在井亭內坐著，這罐子內酒多酒少，也不去看，連忙走出殿前，踏著雪地，一逕到井亭內來，問道：「你這一家眷屬，那裏來的？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是雁門山下居住，至親三口。因欲往西嶽華山進香，途中遇雪，到此打攪。適才村兒不知進退，偷了些酒吃，老媳婦已埋怨他半日了，望法官休責。」賈道士道：「這小事何妨，不勞掛懷。」兩隻眼睛骨碌碌，覷定背後的小牝狐，魂不附體。怎見得，有詞名「駐馬聽」為證：

堪羨村姑兩鬢，烏雲巧樣梳。生得不長不短，不瘦不肥，不細不羸。芙蓉為面雪為膚，看他衣衫上皆齊楚。曾否當鑪。相如若遇，錯認了卓家少婦。

賈道士又道：「這雪天出路，極是難為人，你娘兒受過辛苦了。」癩子跳起道：「便是辛苦，再得口酒兒下肚方好。」婆子嗔著眼看他，便住了口。道士又道：「這井亭也不是安身之處，日裏還好，夜裏風咕咕的，怎過得。殿後有潔淨房子，來往客官常來借寓的。請老娘到裏面去煨些炭火，烘烘這些打濕的衣服也好。」婆子道：「不消得，胡亂過一夜，明日便走路的。」賈道士道：「這天倒還不像晴的。況這裏山路崎嶇極是難走，不比別處，便晴了雪，路土也還泥濘，我們兀自害怕，教這小娘子如何行動。這廟宇是個公所，就住上十來日，那個要你房錢，只管等天晴了，日色曬幾日，卻上路也未遲。」婆子道：「多謝法官，只是打攪不當。」道士道：「說那裏話，誰個頂著房子走。常言道：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就是黏茶淡飯，小道也供給得起，若不嫌怠慢，胡亂吃些，不用打火。」癩子道：「娘！難得法官如此好善，我們便在房子裏住去，夜裏睡去，也做個好夢。」婆子看著媚兒道：「我兒心下如何？」媚兒道：「但憑娘做主。」賈道士見他依允，歡喜無極，便道：「小道引路了，隨我進來。」

當下娘兒三口，隨著道士從東廊下去，轉過正殿，又過了齋堂，打廚下穿過，直到後邊，只見兩間新造的小小樓房，天井裏種幾棵花木。三口兒到樓下站定，道士從新見禮，一個個都作揖過，方才看坐。問道：「老娘高姓？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姓左，這村兒原名左黠，因他損了一足，喚做左癩兒。這小女叫做媚兒。」道士道：「小道姓賈，賤號清風。今日不期而會，也是有緣。」婆子道：「有掌家的老師父，請來相見則個。」道士道：「家師老病，幾年不見客了。方才殿後西邊的這小小角門裏面，便是他的臥房。如今只是小道掌家。」婆子道：「法侶共有幾位？」道士道：「還有個小徒，正月裏喪了父親，往俗家去了未來。方才買酒的道人，姓乜，也是新進廟門不多時的。廚下還有個老香公，單管燒火煮飯，此外並無他人。三位一路來的，怕肚裏餓了，有現成素齋可用些。」婆子道：「不消得，帶有乾糧。」道士道：「乾糧留在改日路上吃。」

道士連忙到廚下去亂了一回，弄了些素肴麵飯，叫乜道捧出，擺上一桌子，又向自己房中取幾碟乾果也擺著。婆子謝道：「何勞盛設。」道士道：「山中之物款待休笑。」只見乜道取了一大壺酒來，把四個磁杯，一套子放著。道士擺開三個杯兒，滿滿斟酒，對婆子道：「請老娘居中坐了，小哥居左，小娘子居右，寬心請一盞消寒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母子大膽相擾，也請法官坐下。」道士道：「怕小娘子見嫌，不敢奉陪。」婆子道：「但坐何妨。」道士道：「既蒙老娘吩咐，小道禮當執壺。」便取個杌子，在這癩兒肩下隨身兒坐了。媚兒害羞，還站在婆子背後。婆子道：「在客邊比不得家裏，我兒只管坐下，休虛了法官的盛意。媚兒方才坐了。不坐猶可，一坐之時，道士斜對著，看得十分親切，比前愈加妖麗，把這三魂七魄，分明寫個謹具帖子，盡數送在他身上才了。有詞名「黃鶯兒」為證：

仔細觀妖嬈，轉教人神思勞。看他不言不語微微笑，貌兒姣姣。

年兒尚小，不知曾否通情竅。小身腰，若還摟抱，不死也魂消。

婆子叫黠兒也斟一杯酒，回敬道士。四個坐下，又飲了幾巡，說了些閒話。只見乜道也精緻緻的戴了一頂新帽子，身上換了一件乾淨布襖，又旋著一壺酒，到樓下來說道：「熱酒在此，多用些兒。若要吃飯時，廚下也有。」婆子道：「夠了，不消得。」道士便將壺內餘酒，斟一大磁甌，拈個火燒，把與他吃，取他手內這壺熱酒，放在桌上，換這空壺與他叫拿向廚下去。這分明嫌他礙眼，打發他開去的意思。誰知這乜道年紀雖不多，也是個不本分的。原是劍州一個宦家的幸僮，因偷了本家使婢，被鄉宦打個半死，趕出叫化。他父親乜老兒在日，與本廟老香公，曾做過舊鄰，所以老香公在道士面前多了這嘴，收留他在廟裏，但他的舊性尚存，見了這花撲撲的好女兒，怎肯轉腳。當下一眼■定了那小鬼頭兒，站在道士背後，只是不走。道士也忘懷了，只顧其前，不顧其後，大家又坐了一回，只見婆子起身道：「蒙賜酒食俱已醉飽，天色晚了，告止罷。」道士觀著媚兒，正在出神；聽說告止，便道：「再請一杯兒。」慌忙取壺斟酒，卻不知酒壺已被癩子在他手中取去，吃得罄盡了，端的是心無二用。

當下娘兒三口，下席稱謝，道士也起身答禮，只見乜道手中捧著一把空壺，兀自呆呆的站著。道士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乜道答應道：「我幾曾去的。」道士一肚子氣，又不好發作，只得忍住教他快快收拾，便向婆子說道：「這兩間樓房，是小道春間自家造的，雖說蝸窄，極是幽靜，就是過往客官借宿，也只在前面齋堂兩廂房住下，並不曾到此，因怕小娘子要穩便，特地開來奉借。」婆子道：「多承過愛，我娘兒們無可為報。」道士又道：「這樓上有涼床，這裏又有個小木榻，儘你們隨意自在。」指著天井裏一個小門說道：「這裏面便是小道的臥室，倘或少東缺西，只煩小哥呼喚一聲就是。」婆子見他十二分慇懃，甚不過意，便道：「法官請自便，來日再容相謝。」道士去不多時，忙忙又取個燈兒，放在桌上，又泡些茶來道：「請三位吃茶安置。」又叫乜道到老道房中，借個淨桶放在樓上，恐怕他娘女兩個夜間要起來解手。原來這道士有個嫡親姑娘年紀有五十餘了，也在涪江渡口淨真庵為尼，去這劍門不遠。這老尼隔幾個月便來看他姪兒，或住一日兩日方去。每遍來時，借慣淨桶用的，所以今日老道更不疑惑。

卻說賈清風也防乜道有些饞臉，直等他下樓去了，方才轉身。婆子道：「難得這法官如此用心，處分得恁精細，明日若沒雪時，我們快走罷，顧不得路滑難行了。出家人的東西，一個便是兩個，莫要太窩惱他不當人事。」癩子道：「有心打攪他了，便老著臉再住幾日，索性等個晴幹好走，莫待走不動又退轉來，反惹他笑話。你們若執性要去時，我是只在這裏等你。」媚兒笑道：「哥哥吃得快活，不肯去了。」癩子道：「閒常趕你們腳跟不上，你只是焦急。此去劍門這一路上，好不險峻難走哩。拖泥帶水的，弄甚把戲。我也是從長計較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你卻說我吃得快活了，不肯走，終不在此處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這法官今日也只是敬著新客，難道日日如此壞鈔？我吃得快活，偏你不曾動口。」媚兒道：「我是要子，你便認真起來。」婆子道：「你兩個休對口，到天明我自有個計較。」那癩子趁著些酒意，便向榻上倒頭而睡。婆子攜著燈，和媚兒上樓去了。

道士在房中暗想道：「天生這般好女子，若肯嫁我時，情願還俗。」又想到：「這女子初時害羞，以後卻熟幾分了。老天若肯再降幾日大雪，留得他多住些時，不怕他不上手，明日料行不成，我且再陪些下情，著實鉤他一鉤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難道是鐵打的？這老娘又是個貧婆，癩子只貪些酒食，都不是難處之事。」那賈道士準準的想了一夜，眼縫也不曾合，這還不足為奇，誰知那乜道也自癡心妄想，魂顛夢倒，分明是癩蝦蟆想著天鵝肉吃，怎能覓到口。正是：

癡心羽士，專盼著握雨攜雲。

老臉香僮，也亂起心猿意馬。

劍門不是巫山廟，錯認襄王夢裏人。